



汉语江湖风云变幻 字典勾勒时代变迁

一本巴掌大的小书,66万字,1.2万个字条,超过4.5亿册的销量。

它,就是《新华字典》,迄今为止世界出版史上发行量最高的字典。

这本商务印书馆印刷的字典,普通小巧,朴实无华,与很多人的童年都有过交集,是我们成长过程中,担任“启蒙老师”的角色。在桌上的案头不言不语,不声不响,却是每个人的良师益友。因为从打开《新华字典》的那一天起,我们就开始了从认识一个字到学习的一生。

曾不止一次这样感觉,遇到一个生僻的字,打开它,按照检索的方法找到,会觉得眼前一亮,如拨云见日般豁然开朗,茅塞顿开。这于我们,的确是种收获。

日子长了,你会把它当成一个无语的挚友。如今,它从诞生之日,已经走过整整60个春夏秋冬。

可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。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愈加丰富,从便于携带的电子词典,到“百度一下,你就知道”,从掌上电脑到ipad,人们查询语词和知识的习惯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
然而,字典却从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,它承载着一份有着特殊意义的记忆,依旧散发出巨大的能量。

我们在这里回顾它的历史和现在,只是为了告诉每个读者,承载了民族文明的这本小工具书,不再醒目,却依然厚重,翻开它的时候,我们应该感恩和敬畏。

即将到来的九月是个开学季,很多孩子将会踏入小学的大门,开始新的学习征程,相信,《新华字典》会成为他们人生最好的伙伴。

张亚琴



诞生记:叶圣陶是最初的编纂组建者

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,它最早的名字叫《伍记小字典》,但未能编纂完成。

《新华字典》前六版都署名新华辞书社编。新华辞书社成立于1950年8月1日,主要是由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组建的。新华辞书社成立后,就要着手编一本小字典。开始时,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,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。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,遂决定另行编写,到1951年夏编完初稿。

后发现不能用,就决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,制定编写原则,于1952年夏正式开始编写。第一版封面是:新华字典,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刚印出来,就发现“民”下“国民”注释错误,把“国民”注释得跟“人民”一样。于是马上进行修改,没有印的,挖改后再印。印出来的,贴上改正的注释再发售。

第一版《新华字典》编纂完成于1953年。老版字典图文并茂,从鸟类、昆虫、蔬菜,到手表、风筝、秋千,都有邮票大小的图片做“旁白”。

修订数:记录时代的每次变迁

自诞生以来,《新华字典》共修订过11次,平均每5年进行一次修订,每修订一次都会加入最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语词。可以说,一本小小的字典,如同一台影像机,完全记录、折射出60年我们时代的风雨变迁。

上世纪60年代的版本,包含各种“主义”和“思想”的词汇特别多;而70年代的版本,出现了一度启用又很快被废止的简化汉字;80年代则大量收录了经济、法律、技术领域的相关词汇。

进入90年代以后,《新华字典》删除了一些不太常用词语,如“租借地”、“政策”、“锻铁”等,增加了如光纤、光盘、互联网、手机、克隆、基因、社区、超市等上百个新词。

而在2011年最新的一版修订中,近几年网络热词如“晒”、“奴”、“门”等字现身其中。

就连字典的价格也在变化中:1957年版1元钱,1998年版11元,2004年版12.4元,2011最新版的双色本定价24.9元,而在合肥的书店,纪念本的标价就超过了百元。有人曾说,它的价格一直和同时代一斤猪肉的价钱差不多,看来,这个说法已被打破。

不可否认的是,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,让词典出版也进入了多形态、多介质并存的时代。以《新华字典》为例,目前已经适时推出了手机ios版、Android版和《在线新华字典》。

手机版《新华字典》收录了21003个汉字,增加了智能拆字查询等多种方式进行检索。它秉承了新华字典原有快速、准确、详尽、齐全、细致、深入的特点,将这部有着强大内容的工具字典以更适应时代的形式全新呈现出来。

字典,永远都有它的读者群体

说起字典,童地轴的记忆之门忽地打开。他想起了1974年上小学五年级时,拥有的第一本绿色外皮包着的《新华字典》。那时候,喜欢看小人书的他,只要遇上不认识的字,第一时间就会拿起那本字典。至今,在他的收藏里,还有几个版本不同的《新华字典》。作为从事文化的人,他对字典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张亚琴



受访人:

童地轴,文化学者,现供职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个《新华字典》的?

童地轴(以下简称童):第一次知道《新华字典》,大概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二年级。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,一位高年级的小朋友,拿着一本厚厚的小书,神秘兮兮地告诉我,“我有一本书,这本书上有你的名字。”我不相信,但又十分好奇地问他,“你的书中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呢?”

于是,我俩就坐在田埂上,他开始翻阅那本小书给我看。他翻了很多页,突然指着一个“童”字说,“你看,这是你的姓吧?”然后,他又翻了很多页,分别找出了我的名字。

我问,这是什么书,同学说是“新华字典”。我当时没听明白,也不知道什么叫字典。从那时起,我就觉得这本书太神奇了,居然还写着我的名字。

记:你还记得,你们那个时代的《新华字典》是个什么样吗?

童:小学四年级,父母担心乡下的教学条件不好,把我送到了外婆家所在的镇上去读书。有一次,老师在班上要求每个人买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并且还在讲台上向同学们展示了《新华字典》的样子,一本墨绿色塑料壳子的小书。我即刻感觉到《新华字典》就是以前同学说上面有我名字的那本书。至今我依然记得老师的那句话,“有了《新华字典》,以后就没有不认识的字了。”

于是,我有了一本小舅舅用过的那本没有封面,中间还少了页码的《新华字典》。那时候的字典用的是注音,不是拼音。为了学习注音,我连续背了好多天,还有半角查字法,我也学会了。首先查的就是自己的名字,并且一口能报出我的姓名分别在多少页。

记:能说说你和字典最难忘的事吗?

童:记得那是弟弟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的时候,因为受到我的影响,他知道字典是怎么回事。在开学前的寒假(那个时候还是冬季入学,改为夏季入学是1978年),弟弟对母亲说,他不要我用过的旧字典,上学了,他想要一本新的字典。母亲说,“那你自己去挣。”

于是,春节前整个一个星期,我和弟弟一起上山去划松毛,就是把松树落下的松针用耙子撮到一起,拿到街上卖给饭店,或者卖给烧窑的人。一个星期我们赚了五块多钱,年后,弟弟上学,老师帮着买来的《新华字典》还不到两元。

记:现在的字典功用,与你们那时相同吗?电脑的普及,会冲击字典的功用吗?

童:时代在进步,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。但是,我认为,无论电脑怎么普及和便捷,它永远代替不了字典。

直到现在,我都会经常翻阅字典,比如“饕餮”、“谄媚”、“觊觎”、“孑孓”、“奸佞”这些拗口的字我时常也都是通过字典去确认其读音的。

字典永远都有它的读者群体。记得中央电视台“读书”栏目原来有个撰稿人朱正琳先生,他是一个遨游四方的人,曾经不幸坐牢多年。但是无论走到哪里,无论心情舒畅还是沮丧,他都随身带上两本书,《辞典》和《红楼梦》。理由是:《辞典》经读,《红楼梦》值得读一辈子。

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生前每遇到一个自己拿不准的字,他都会打开字典,把音拿准了。相比之下,现在时常听到电视台主持人读错字,读别字,那个年代的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少了很多功利和浮躁,他们对字典有一种敬畏之心。(下转A3版)